

茶根儿(工笔) 140×140厘米 2014年 张莨

## 张莨： 写我最爱的大运河人

对话名家

■ 本报记者 冯智军

近日,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丹青中国梦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美术作品展”上,一幅熟悉的《幸福歌》勾连起记者对认识不久的天津画家张莨的印象。

刚见到张莨时,就被“张莨”和“张为民”的名字弄得有些混乱。原来他本名张怀仁,在“文革”中因名字“有浓厚的封建意识”,被勒令改名,在问罪时幸而有同事帮助起名“张为民”,这个名字一用就是几十年。直到退休后,他才又

更名为“张莨”,而怀仁成了他的字。“莨,晚禾也,他不华贵,但殷实。有时我想名字对一个人重要,又不重要。毕竟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,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为书写那个大写的人。”这就是张莨,一个朴实又有着执着追求的画家。

寻法中用口袋“装宝”

1937年出生在北京大兴区采育镇

的张莨,虽然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,但他自幼受到的是家庭里那朴素而自然的艺术熏陶,这也许是他对民间美术一直情有独钟留下了伏笔。

父亲琴棋书画皆擅,而且都是出于热爱自学而成。也许是每年春节在父亲为乡亲们义务写春联时,一旁研磨的经历;也许是父亲那大手握着小手体悟用笔顿挫的感受;也许是父亲为他抄写并描绘了插图的小学课本,让张莨很早就对美术产生了兴趣。而



人物名片

张莨,又名张为民,字怀仁。1937年生于北京大兴区,1963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,现任天津北辰书画院院长。作品连续入选第六、七、八届全国美展并获奖,先后获“民间美术开拓者”“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优秀辅导员”“优秀专家”称号。

在他的记忆里,心灵手巧的母亲也是个剪纸能手。

“任何艺术家,都走过从无法到有法,再到无法的道路。我学艺从无法到有法,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磨砺过程。在我上大学前10余年的生活、学习中,一直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‘学法’;而真正系统地专心‘学法’,是就读河北美术学院(现天津美院)时。”张莨回忆起1959年入学第一堂课,是设骨花鸟。著名画家孙其峰操着较重的胶东口音说:“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正经的大学生了,看你们手里都拎着个大口袋到学校来装宝了,四年后相信你们都将满载而归。”

张莨介绍,孙先生讲课深入浅出,他教学从不采用填鸭法,而是启发式,让学生在触类旁通过程中加深认识。而孙先生十分注重学生素质的修炼,他十分重视传统的继承,但从拒绝西画和其他姊妹艺术的有益营养。“先生每次讲课,都亲笔示范一幅作品,让学生临摹,他反对不动脑筋的临摹,尤其日后画自己的画时,不要陷入重复老师和古人笔墨的怪圈,要师古人和先贤之意,而不是其迹。”这些教诲都对张莨影响深远。

为了多在口袋里装些宝,1961年后张莨又选修了油画专业,探索西画中的奥秘。“只有亲自尝一尝才知道梨子的滋味。”张莨说。

民间美术中的新生

“文革”后,张莨调到北辰文化馆从事群众美术辅导工作。“起初,由于对民间艺术认识肤浅和偏见,常把金子当石头,辅导欲点石成金,实则恰恰相反。如何辅导,心中无数,就把过去上学时的模式搬进文化馆。”张莨最初是购置一批画具,诸如国画用的画毡、文房四宝等,画西画用的石膏像和瓶瓶罐罐一些静物,办各色训练班。但后来他发现,这样虽然也为高等美术学院输送了一批人才,然而对于更多的农民美术爱好者的艺术创作的辅导显得苍白无力。

在逐渐了解的过程中,张莨开始从天津杨柳青年画认知民间艺术。“过去

对它认识肤浅,认为不过是民间画工的粗俗之作。在美院就学时也曾临过一张杨柳青年画《连年有余》,不过只是为了应付课堂作业,并没有深入研究。”但接触之后,张莨发现原来一张年画中融入了那么多老艺人的智慧与心血。原来他们有很多历代师傅带徒口传心授的诀窍,虽不见于画典,但已是他们心中的书,比如“软靠硬色不愣”、“红配黄喜煞娘”、“蓝配紫不如死”等都是长期艺术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。

在杨柳青老艺人的帮助下,张莨创作了《迎着朝阳》《幸福歌》《下乡》等多件年画作品。1984年,《幸福歌》作为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优秀作品,被中国美术馆收藏,也由此对民间美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“对于现代民间绘画的认识,是在近30年的辅导工作中不断体悟,不断加深的。开始认为农民作画根本无法,只是兴之所至,即兴而为,经过研究我发现,农民画家作画并非无法,只是没有专业画家那么多有关画理、画法的文字著述。农民画家的‘法’有的是与生俱来,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;有的是后天在民间艺术的海洋里从小便耳濡目染、心领神会,和乡音同步建构起来的。农民画家作画从来不以玩弄技巧为能事,而是专注己情的注入。”以“心造相”“寓意象外”“舍形取神”“夸张变形”“随心赋彩”“超越时空”等审美理念顺理成章、运用自如。创作过程如行云流水、天马行空,毫无做作之意。尤其贯彻他们创作始终地视“真挚”为自己作品之魂的艺术追求等无不给我以启迪。”张莨说。

“30年来,可以说,我的足迹踏遍北辰,为运河文化付出了我的心血,同时大运河人也给予我丰厚的回报。打开‘芝麻之门’让我分享其中‘宝物’,让我大开眼界。在这里我得到了过去在学校和书本中从未见过的东西。他们唤我老书呆子,其实他们亦是我的先生。”现在,天津市北辰区被文化部授予“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”,而任北辰书画院院长的他,对这片土地深怀感恩。

无法中“求异存同”

备受民间美术滋养的张莨,在画风

上也开始转变,开始师古而不泥古,广纳百川,吸收民间的、西方艺术的营养,有机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,创自家风貌。

特别是退休之后,张莨在艺术的道路上,有更多闲暇从事各种探索,除了保持几十年来在国画、油画、水彩、水粉、年画、篆刻等方面的创作之余,近年来在人物、山水、花鸟各科更是从工笔、写意两个方面齐头并进。这在他看来,是“食百家饭,以壮吾身”。张莨说:“画家在从事艺术实践时,有人一生只画一种画,画工笔不画写意,画人物不涉山水花鸟。有利的方面是可以集中精力专攻一门,但弊端是把自己囿于窄小的空间里,道路越走越窄。”所以张莨特别推崇老师孙其峰“瞻前顾后、东张西望、挑肥拣瘦、‘损’人利己”的观点,对各种绘画与艺术观念实施拿来主义。

但在拿来主义的同时,他非常看重基本功的训练,尤其是在速写方面笔耕不辍。张莨坦言“速写是我毕生修炼的一门功课”。所以看他的作品,每每可见一系列的构图小稿,以及相关的从造型到色彩的草图。对于目前外出写生被相机所取代的现象,他并不担忧地说:“如此下去,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必然日趋削弱。”

这种对于创作的严谨,就如同张莨推崇的“九朽一罢”一样。画写意需有胆有识,在纸上反复草稿必会失神,意在笔先,兴之所至果断落墨,往往有神来之笔。而对于工笔,特别是较大篇幅的工笔重彩,还是继续“九朽一罢”为好。“杜甫曾言:‘十日画一水,五日画一石’,当然并非实数,而是指创作构思需惨淡经营。古人有九朽一罢之说,九朽,即不厌多改;一罢,一笔便了。九朽一罢,除了创作过程的严肃性,还包含意在笔先、磨砺功法,如同搜尽奇峰打草稿。”张莨说。

“恩师孙其峰先生早有教诲,做人要老实,求同存异;而治艺术就要调皮,求异存同,要出手眼,另辟蹊径。”张莨说,“我用吾心写余心像,不与他人求同争异。在表现上脚踏实地,扎根大运河畔沃土,写我最爱的大运河人。”

## 松泌：用作品探寻生命的意义

■ 本报记者 罗正君

黑色鸭舌帽,黑色线衣,黑色修身裤,黑色框架眼镜……一身黑色系的松泌给人以神秘与冷静之感,然而当他与人交谈,开朗的笑容随即展开,像极了他的创作,冷漠之下蕴藏着一抹对生命热爱的艺术底色。

松泌学艺于韩国京熙大学,师从雕塑家 Ryu Yin。Ryu Yin 在当时是一位将韩国雕塑水准提高一个阶段的艺术家,在韩国享有极高的声誉。松泌跟随 Ryu Yin 学习有关雕塑的工艺,吸收对雕塑的态度与技巧。上学期间,松泌几乎都在 Ryu Yin 工作室里学习,常常熬夜摸索,伴着清冷的月光,松泌享受着他的创作。

除了指导实践的 Ryu Yin,松泌还有一位特别的精神导师:中国艺术家王度。在松泌心中,王度是他崇拜的偶像。“他用每一个人的故事来描写集体和社会,正直的语言触动人心。”王度的批判风格对松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,而这似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在后期在中国创作的艺术风格。

2006年,韩国京熙大学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展览,松泌和他的作品也一同来到中国。不同于以往对中国传统与历史的认识,松泌眼前的北京充满生动与活泼,他想近距离体验这座古老而多元的城市。第二年,松泌决定旅居北京。

在北京的早期,松泌创作了一批以现代都市为整体背景的雕塑作品。摩天大楼、汽车、灯塔等现代文明形象的结构在松泌手下发生了巨大裂变,充满颓废与扭曲。这些作品不仅外形迥异,内里也难以归类。谈及缘由,松泌说自己一直坚持从宏观上进行创作,并非特定时间、特定地点、特定人物构成的局部事件。而松泌早期在中国创作的这批作品中,《思想者》集中体现了松泌所说的宏观表达。

这件与罗丹《思想者》同名的雕塑作品是2007年松泌在798艺术区0工场举办的个展作品之一。这件作品将一幅巨大的北京地图以浮雕的方式呈现并以此为基底,一座塔从中心直冲向天,缩小的罗丹《思想者》雕像被安放在塔顶,塔的形象上粗下细,“思想者”似乎随时可能倾倒、断裂及崩塌。

罗丹的原作意义在松泌这里出现了新的所指,诉说着北京的寓言。当时有评论家认为:“《思想者》表达了一个离开本土的艺术家在相对陌生的国度的陌生经验,其孤独感不是来自日常生活,而是思想的焦灼和情感的孤独。”如今再次回想这部作品,松泌感言:“作品的每一处都蕴含着人们对北京的期许和感触,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创作过程。”随即他又补充:“那个痛苦所展现出来的就是,这座美丽的城市——北京。”

时隔7年,今年夏末,松泌在零艺术空间(当年的0工场)再次举办个展,展览取名“直立的每一天”。在这次雕塑创作中,松泌非常强调氛围的营造,通过光线的投射、明暗的对比,营造一种非现实的环境并让观众融入其中。“我中文很不好,很难直接沟通。但有趣的是,作品之间是互通的。参观者看到后心里会想:‘啊,我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。’”松泌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艺术得到传达的心情,他很感激观众,也感激艺术带给人们的共同慰藉。

诸如《思想者》,松泌很早就开始通过雕塑来象征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现实,不过这一次,松泌对人类生存的担忧似乎更加深重。

“直立的每一天”展览是以一只闭着眼睛前行的骆驼雕塑开始的,这只骆驼身上背着一棵十倍于它的枯树。松泌介绍,这件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他的故

乡。“我的祖辈好几代都生活在一个村子里,国家建设统一规划做了一个水坝,之后水路就变了,好几代留下来的村子被淹了,没有了。”松泌说,整个家族就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,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根基,但依然要继续前行。

被雕塑的骆驼、袋鼠、蜗牛背负着与身形极不相称的大树、石头、铁片……拟人化的展示似乎在诉说人类从迈开双脚开始,就无法避免沉重,但松泌认为作品的寓意并非仅仅如此。“尝试用作品隐喻承载生命之重而前行的人类,他们驮着巨大石头默默前行,这是对有着无限生命力的人类的赞颂。在一系列作品的创作过程中,我越加深入地生命的何去何从进行思考,为生命所具有的惊人力量叹服。”在松泌艺术视角里,生活是如此沉重,人们始终要努力前行。

这种对社会的疑问扩大到人的一生,在松泌看来是一种社会关怀,也是身为艺术家的责任。他说自己想做一件社会需要的艺术家,对社会的一些弊端进行治疗。接下来,松泌的创作主题来源于今年“4·16”韩国客轮沉没事故,50余个动物模型上放置记录有各个国家放映沉船事件新闻的显示器,作品将直接呈现敏感的社会问题,“艺术家的使命是反映所有的生存问题,包括社会问题。也许会很敏感,但我们畅所欲言并将其表现出来,就能扩大影响领域。”因此,松泌也把艺术家看做是孤独的存在,因为他们要创作出别人来不及或看不到的另一个世界,但这份孤独值得倾注。

纵观松泌的作品,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冰冷、沉重甚至压抑,作品无时无刻不透露出对后工业社会的无情与冷漠,但他不认为这就意味着自己对整个社会持以悲观态度,他解释道:“艺术是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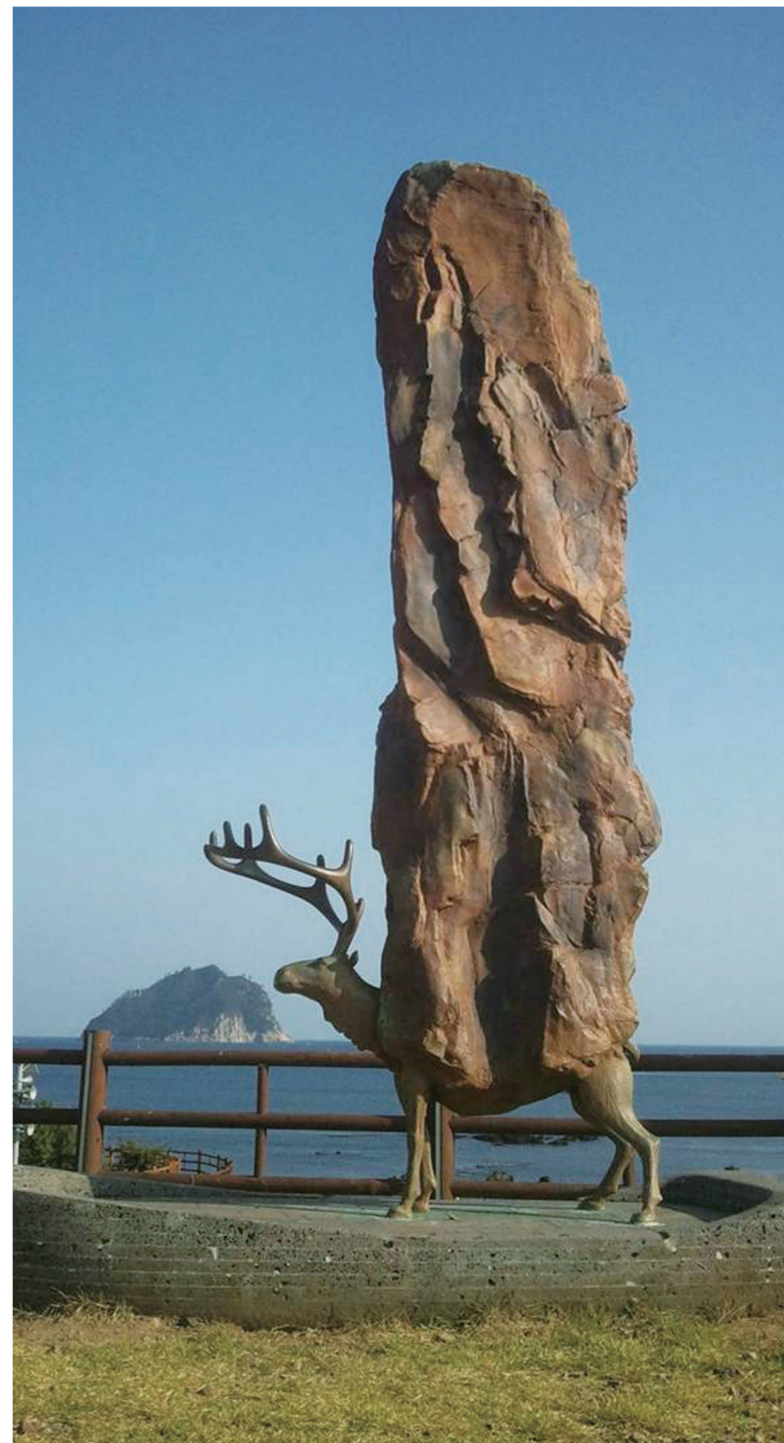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物名片

松泌,韩国雕塑艺术家。生于1970年,2001年毕业于韩国京熙大学,2007年旅居中国,1997年至今多次在中韩两地办展,作品被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、韩国首尔市立美术馆、京畿道美术馆等收藏。

门视觉图像哲学,我们只是将对世界的感知直白地表现出来而已。艺术家往往容易看到阴暗的一面,但最终应积极地去解释这个世界。”

正如罗曼·罗兰所说:艺术最终是发扬生命的。松泌用作品探寻生命的意义,虽然这也许是个永远也没有标准答案的命题,但在他的艺术世界里,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与热爱,承载着生命里的每一步努力。



向(雕塑) 126×63×331厘米 2012年 松泌